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豆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豆棚>>

13位ISBN编号：9787533301651

10位ISBN编号：753330165X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时间：齐鲁书社

作者：(清)曾衍东

页数：300

字数：24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源远流长，作品繁富，蔚为大观。
本书所选收的作品，均系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有较大影响或独具风格者。
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要求，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爱好文学的读者们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小豆棚》中塑造了一些光彩夺目的妇女形象，在她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智，谋、勇，可使须眉暗然失色。
《小豆棚》中作者也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真正的爱情。
《小豆棚》，闲书也；我，忙人也。
作此等书，必其人闲、其所遭之时闲、其所处之境闲，而后能以闲心情为闲笔墨。
我为秀才忙举业，为穷汉、为幕、为客忙衣食，那得工夫闲暇，作一部十余万言的闲书？
即偶有闲时候、闲境地，又焉能忙里偷闲，向百忙中草草干这闲事！
然则我何以有是书？
我问之我，我亦不解。
我平日好听人讲些闲话；或于行旅时见山川古迹、人事怪异，忙中记取；又或于一二野史家抄本蛤录，亦无不于忙中翻弄。
且当车马倥偬，儿女嘈杂之下，信笔直书。
无论忙之极忙，转觉闲而且闲。
盖能用忙中之闲，而闲乃自忙中化出；无他，贵心闲耳。
心一闲，则无往不得其闲。
将所有诸般贪、嗔、爱、恶、欲，种种不可思议，而我心闲闲，不与之逐而与之适；把那些闲情、闲话、闲事、闲人，竟成一部闲书于我这忙人之手。
或有谀余者曰：“七如，闲人也，闲者而后乐此。
”余唯唯否否。
或有诮余者曰：“七如闲乎哉？
夫我则不暇。
”余亦唯唯否否。
乾隆六十年岁在乙卯九月曾衍东七如氏书。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传叙序卷一 忠教部 节烈贞女附　颜氏忠孝录　赵孝子传　李将军全城纪略　王世名　人耳　吴老人诸子妇轮养传　封邱陈女纪事　烈女铭并序　马姑　张烈妇　义夫烈妇　金贞女传　陈戍节妇　薛鲁氏　张氏附单廷玑事卷二 义勇部 侠附　常运安　秃梁一　二班头　送匾　张二唠　叶禄　张陈武　断头兵　周劈刀　乔一琦　浣衣妇　齐无咎卷三 报应部 善恶并附　陆修　掷狐袭　一枝花　冬烘生……卷四 祥瑞部卷五 艺文部卷六 珍宝部 器用附卷七 僧道部 女道士附卷八 闺阃部 姬妾妓女附卷九 仙狐部卷十 神道类卷十一 鬼魅类卷十二 怪异类卷十三 杂技类卷十四 淫昵类 盗骗附卷十五 物类卷十六 杂记附录校点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烈女铭 并序　潍邑孤山，有烈女墓，，不详其姓氏里居。
崇祯辛未，登兵之变起吴桥，破新城而东下也。
潍人在女墙见大队整列，忽一旅数标，拥肩舆而北。
约二三里许，倏而烟焰弥空，不知何故。
　兵去乃问，始知此女自新城来。
初，诸贼掠得之，强以马不乘，强之车不登，呼天触地，誓不欲生。
诸卒以为奇货，欲追献主帅，乃觅一大轿，强舁之行。
女连日不饮食，惟求一死。
诸卒使同掠诸妇百方劝谕，皆不应。
追及主帅，帅大叱曰：“谁教尔为此者?亟返之!”启轿，女已自割死。
乃舁野中，积薪而焚。
邑之士大夫义之，为碑，瘗其骨焉。
铭曰：　骨如雪，心如铁。
真金入炼金不折，沉香遇爇香不灭；黄犀辟尘尘不生，白璧绝玷玷不涅。
浩浩元气还太虚，短碣孤山同峨嵲。
马姑　崇祯末年，高杰等为乱，兖豫不靖。
盗贼蜂起，肆掠城邑，掳玉帛子女，所过一空。
　会贼寇金乡，有贼部将翻天鹞等。
金乡令韩键能兵，在邑多美政。
闻警，先激父老以忠，以重赏募敢死士，设战守具。
及贼薄城，攻数日不能下。
夜，贼以牛车数十辆直拥城下，贼伏辕底挖垣。
令以灰瓶硫掷车上，贼多烟毙。
旦，贼哗曰：“弹丸小邑，悉力死守。
得尔城不足以威，吾去矣。
”遂哄而散。
众曰：“寇退，应樵汲。
”令不可，曰：“诈也。
吾见其散而整也，严备之。
”　日昃，闻钲声自西北来，令即率众登埤以观。
逾时，尘扬马骤，旃帜鲜新，众疑之。
及临城堑，声言曰：“鲁王师至，来护民。
”众皆喜，即令初不料贼之伪也。
方欲启管，忽队中一妇女，颧面猿臂，骑铲马冲而出，大呼曰：“是贼也，将赚尔城!何王师之有?”
贼闻之怒，围之三匝，脔斩于马下。
令与城上人皆见之，守益力。
贼无计，乃去。
　三日，士民出城敛其尸，视衣幅上有小字一行云：“济宁城南马防屯马思敬之女，誓不从贼。
”邑人感其义，葬而祀焉，颜曰“忠义烈马姑祠”。
　前不载邑乘，闻济宁潘兆遴《芳晨小记》有之。
今秀水盛百二修《济宁志》，载入此条，惜太略。
呜呼!妇人女子德，恭顺慈贞以为贤。
至若流离颠沛，明大义，救全城，勇烈凛凛，此须眉丈夫之所难能!马姑之行，虽古仲连何以加兹?况又蹈郦生之祸也哉!张烈妇　文登成山张烈妇，同邑孙士奎之妻。
适孙后不数载，孙岁试入郡，染疾甚危，烈妇闻之，即欲以死自决。

未几，孙病小愈，归。
然日抱沉疴，奄奄在床笫。
烈妇焚香告天，乞代夫死，不得死。
　烈妇左右药炉五年，昼夜不少懈。
孙病愈，而烈妇劳无子，为孙纳妾。
丙子，孙疾复作，烈妇日夜悲号，欲先引颈取报夫子于地下。
孙曰：“妾有娠。
倘得育男，我死之后，孤谁与守?”烈妇遵夫命，又不死。
　是月，果举一男，孙病又瘥已。
冬十一月，疾大渐，不复可治。
烈妇以抚孤故，不敢死。
三年，藐孤殇。
烈妇复欲死，曰：“有孤不死，守孤也，孤殇何守?当死，报夫子命!”亲故解之曰：“死后矣!死夫乎，死子乎?当日死夫，烈也；今不死子，为节也。
且茕茕一柩，独不当守其晨夕耶?何取乎死?”言近义，曰防之，于是烈妇又不得死。
　后贫甚，妾不得已遂嫁去。
烈妇独与一婢拾穗采薇，日用益苦而节益坚。
凡朔望必哭奠，有事必于柩前禀命而行。
　甲申盗起，人民逃窜，烈妇仰天叹曰：“未亡人从人避乱乎?此我死时矣!”遂绝粒不食，出妆奁鬻制棺椁，营双穴，以迄柳车丹，无不毕备。
卜葬五月六日，遍辞亲串，如归宁者。
时水浆不入口已十四日，声若金石，神色满眉睫间，至此转无一毫悲切状。
知之者以为屡死不死，终不至死；不知者以为绝无死意，何至于死。
五日日昃，后事嘱切犹子侄辈，夜半呼婢子出闭户；六日昧爽启视，端坐孙子柩旁，白练绕颈，竟瞑目含笑死。
　先是一犬当烈妇绝粒时，犬亦不食。
烈妇语之曰：“吾将死，与尔别觅一主栖托，可乎?”犬呜咽掉尾，若不忍去。
至是犬亦死。
呜呼!忠臣节妇，有始矢一死而终竟不死，有初事逶迤而终能决然一死者。
虽曰性也，亦有命焉。
因缘机会，一不凑合则不能死，且不敢死。
烈妇屡死不死，而终于一死，可谓当死而死。
是死固其性也，亦死之而得正命者矣。
　其笔意奇绝，可与烈妇俱传。
　我曾祖闻进公有仆名叶禄者，善走，一日夜行五百里。
视其胫骨，较人长挺又无肉，多黑毛，皆二三寸，自膝以下鬈连而生。
与人同行，初亦不惊其捷，一眨眼间，皆瞠乎后。
望之者觉其足不着地，脑后辫横直流矢。
　闻进公以恩贡准人成均，叶随往。
公家贫亲老，尝以膏资之半寄家，一月一次，命叶归里。
吾嘉邑去京师千二百里有奇，叶以七日作往返，无愆期。
　一日行至夜，过郑州洼，二十里无人居。
有打短棍者，伺叶至，击叶。
叶仆，棍者剥其资去。
叶狼狈起，失资。
视南北只两条路，无岔杂口，于是望北追之。
约五六里不见，急反南路，未八里而荷棍者隐隐在前焉。

叶呼曰：“还我行李。
”棍者见叶，狂奔，叶转缓行随之。
棍者返身欲击叶，叶亦缓行而退，棍者不能及。
棍者又走，叶又随之。
如是者再，棍者惊，乃还其资。
叶收资，而棍者自去。
叶思：“竟夜无事，且又馁，何不戏之？”仍随棍者。
棍者惫甚，又闻咿喔鸡声已唱村落，明星已烂，天色欲曙，仓皇言曰：“壮士，何相逼太甚耶？”叶曰：“终宵往返，未及握手晤面，拟欲登堂识荆耳。
”棍者无奈，曰：“无哗。
舍下不远，倘承枉顾，愿为前导。
”　时天已大亮。
棍者引至一村。
人室良久，有老翁出，延叶登堂。
问姓名，老翁曰：“老夫段姓。
夜间豚子误犯，望宽恕焉。
”叶唯唯。
复问叶，知为曾氏仆，且为曾氏寄膏金归养。
翁甚爱叶之忠于主，又敬闻进公之能孝于亲也，且馔饮。
叶醉饱辞去，翁且赠行资，又与叶一小旗曰：“凡贵相知过此，或车或马或行李，皆插此旗一面，直抵济上，可无虑也。
”　后叶常往来其家。
数年后段氏富，改行，而我闻进公已选云梦宰。
会叶差使都门，重过其地，翁已作古。
棍者与叶叙旧交，且见其二子，为鸡黍云。
孙元昌　孙元昌，字大山，益都人。
刚直果毅，与人洞达无隐回。
至其意之所是，则断辞一迹，虽贲育不能夺也。
读书好深湛之思，刻文切理，不喜滑泽枝叶。
久于庠序，屡进不偶，终不易其所学，论难衍衍确如也。
　壮年论事，慷慨激发，无所施试。
年未五十，婚嫁粗毕，遂闭门却扫，渐疏外事。
门前种柳，堂后刈葵，署其门曰：“辟俗理肱枕，隐心问药笼。
”有贫贱交。
一日，豪富车马过存，将入门，一闻其声，即飘然逾垣引去，终不复接对。
其愤时迕俗，皆此类也。
性好综详。
临事必先立短度，即断竹败瓦，处之必安其据，用之必当其才。
　晚营孝水之滨，俯仰静观，穷年兀对。
倦则策杖独寻，从容信步山边林下，邂逅忘机，辄为盘桓移日。
儿辈念其劳，间以仆马追随，却不御，怅然独返，亦其素怀微尚然也。
孤情自照而隐不违亲，矫时砺俗而动不惊众。
年七十有三，生平未尝一衣帛乘马。
临病笃，尚自点检余粮，代诸弟偿负，亦未尝挂人一钱。
有四子，以长子廷铨，官封光禄大夫。
张民感　张民感，安邱人，少孤。
为诸生，不屑事章句。

尝曰：“ 情非捧檄，礼岂翘弓，何数数干禄为? ”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乡党共推长者。
　中岁无子，妻王氏为购一妾。
入门，见其泪痕满颊，哀苦动人。
问知为名家女，立遣去，不索值。
女谢归，面使者曰：“ 愿祝张公三子成名。
”后果三子：孝廉嗣伦，明经继伦，侍御绪伦，遂符其言。
　先是公病革，诸子幼，乃呼其从子孝廉书绅至。
屏人，出橐千金付之曰：“ 嬛嬛藐诸孤，岂能守此?付汝待其长，可予则予之；如不可予，汝其自享之，毋以多金累也。
”书绅唯唯。
诸季长，悉以原橐归焉。
闻者称公诚能格人，智足庇后。
小李儿　从来男子宜室，女子宜家，婚姻之事，自古皆然。
闻此事者，不必尽为媒之正当，巧言以讽其成，或微言以劝其成。
往往有一种天性残忍之人，不但不为撮合，且为之拆破者。
如当夫妻反目，偶而生离，年岁凶荒，甘心死别。
因造无稽之言，设断情之语。
观其镜破鸾分，以为快意，何所利而为之耶?　昔有德州小李儿，初为人运船，偶一商登岸，遗金十笏，李得之，船主许妻以女。
阅数日，商追至，值船主他往，李慨然悉还之。
船主有戚某，乘间破之曰：“ 此儿薄福，一钩金且不能承受，况欲得妻乎?终必饿死! ”船主感其言，遂逐李，李去。
　是日，浴桥下，有物碍足，摸之银也。
悉取之，可数百金，用以市贩。
遇前失银之商，教以脱货，利倍息。
船主闻其富，仍以女归之，乃逐其戚。
此天之报施善人，岂爽哉!彼破人之婚者，曷利焉?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